

不是湖,是个水库。我们这边缺水,进入伏天,老天暴热难耐,唯独不下雨。我们村早些年西部有两个水库,很大的一个,下游还拖赘较小的一个,人们叫它们大水库二水库。

中午,蚂蚱叫个不停,空气嘶嘶如榨油,狗都爬到屋檐或者大树的阴凉处伸着舌头,它们大概一样厌倦这样闷热的天气,偶尔会懒洋洋地吠几声。

一方小门,低矮的院墙,邻居院里出墙的不是红杏,是枣树,左边一棵,右边也一棵。现在许多城里人也青睐到乡下居住了,单这宁静的小院,碧海似的被植物环抱,宁静得像个湖。早上种菜养花,外加去乡道跑跑步,上午掂量着一年都要不了几个钱的居住环境,轻松写作,偶尔听听音乐,一样惬意。有点累了,去树林走上一圈,当然,天气太热,就只好在树荫下和狗一块纳凉了。乡里乡亲,东长西短,说到痛处,也会抬杠吵架。如此环境下,接地气自不必说,豁然会感觉到远离喧嚣,泥巴墙上,雀雀叽喳飞过,懒猫吹着呼扇……

天旱时节,我利用早晚凉快,去到村西的水库边走走,虽然早就物是人非。遥想当年扑通跳下去戏水的情景,满脸幼稚的顽劣,大正午都不学安静,去水库摸鱼。某天,来的孩子特别多,远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年龄段,还有更大几个。他们敢去水库的深水区游来游去。天气和现在

宁静的湖

张全友

一样干旱,火太阳烤灼得人浑身困乏。我们几个树荫下水渠里打水仗,汗流油腻,我们连眼都懒得睁开。也就这个时候,忽然是谁,大声喊了句:有人掉下去了!我们不约而同朝着大家看去的地方望着,一个年龄大我们好多的青年人,两手举出水面,忽而又沉下去,如此反复了几下,就没了踪迹。他是在玩潜水?还是怎么了?那时候我们还小,对死亡没有多少概念,直到水库边上站满了村民。这时候,有一个人飞快地跳下去,急促游向深水区,很快下潜,往返了几次,终于抓住那年轻人的头发将他揪上岸来。大约有半个小时,他们将年轻人倒立吐水,人工呼吸,反复折腾才将这年轻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。一脸惨白的小伙子,蹲坐在地上,像个落汤鸡。晚上,我们父母,都拿他做反面教材,阻止我们再去水库玩耍,甚至说,那里当年还真是淹死过小孩子……

时光真是不经用,一眨眼就是几十年过去。早些年那会儿,我们村的水库,对抗旱发挥过很大作用,一畴畴去的玉米、高粱、山蛋灌上乌泱乌泱的水,过几天就返青暴长,到秋后算账,真的没有辜负勤劳苦干的

的人们。我们村人勤快,每到了天早早早就准备去了。他们有时候会因为时间的原

因,闹不愉快。水库抽水机只有一台,谁浇地占住,就得好几天,这样一来,那些排队等着的人,就缺少耐心。有几个村里平素强悍的主,他们霸水强灌,强行夺去下游人的用水权,闹得村民咬牙切齿,却也不敢说三道四。大家只仰望苍天,干嘛就不怜惜小老百姓,快快给大地的庄稼来一场透心的连阴雨吧!

再后来,村里农民觉得坚持这么种地,发展不是特别理想。他们干脆将土地集中脱租给大户,离开家乡打工去了。土地承包者,将地经营得头头是道,成片大海似的波浪一浪高过一浪。而那个大小水库,早就不复存在,成为连片种植的耕地,长着茂密的庄稼。

只不过天气还是要旱。现在人的聪明才智,早就抵御了大自然造成的旱天。难怪近年地下水在逐年下降,地上的庄稼却每年都增产增收。我已经追寻不到那两个像兄弟似的大小水库了,它们被吹拂到了村庄的历史缝隙。那些曾经贪玩的孩子,也满脸倦意地正在老去。那湖边蹂躏过的恹恹的幼稚足迹,随凋零的枯叶被时间深埋成记忆的彼岸……

人生无不留下许多憾事念想和背影。我的成长轨迹留下过那个悠悠的宁静的湖,它包容洗涤过我愚昧和幼稚的童年少年……



却是池荷娇欲语

薛勇 摄

笔亭风

周世荣 书

递给小弟,小弟接过去,好奇地摇了摇,“咕咚”喝了一大口,却没想到被涌出的汽水呛着了,大咳。

“慢点,别呛着,汽水就这样,不能晃,一晃就冒沫。”父亲在一边关切地说,好像他喝过很多汽水似的。

轮到我,我接过来轻轻呷了一口,立时,一股甜甜中夹杂着酸涩的味道弥漫了我的心头……

去喝瓶汽水吧。”

当时我走在最前面,听他这么一说,顺口说了一句:“行,我去买。”虽然我知道他们几个的家境都不错,但少年的虚荣心还是让我头脑一热,抢着去买了汽水,每人发了一瓶。而兜里的这些钱是我早上刚跟父亲要来买复习资料。

“砰,砰……”打开瓶子,汽水冒着白沫,果然很好喝,又甜又凉爽。汽水喝完,每个瓶子可退回五分钱,可不知为什么,我一摆手:“算了吧,三毛两毛的,谁稀罕。”说完,我带头走出小卖部。

刚出门,就见一位男子进来了,是窑厂的工人,他急急地说:“快,来10瓶汽水。这天儿,热死了。”他掀起背心擦了把汗,从水桶里提起一扎汽水走了。远处的树荫下,一群男子席地而坐,正在聊天抽烟。我无意中瞅了一眼,突然低下头,闪在一位小伙伴身后。我看见了装窑工的父亲,他背对着我。

那天父亲下工回家时,竟然带回了一瓶汽水,泡在水桶里冰着。吃完饭,父亲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兄妹三个:“都来尝尝,可甜了。”

父亲用牙咬开瓶盖,放在鼻下嗅了嗅,

一瓶呛透岁月的汽水

周衍会

我第一次喝汽水是在小学六年级时的暑假。在我们村北砖窑厂不远的大道旁,有一家小卖部,一个红色的大塑料桶,盛满刚打上来的井水,汽水就浸泡在里面。小卖部的生意主要针对窑厂里的工人,村里很少有人来这里买汽水喝的。

但孩子例外,尤其那些半大小子,是以能喝一瓶汽水为乐的。彼时,正是电影《少林寺》风靡全国的时候,在我们那个偏僻小村,也刮起了一股练武风,暇时,我跟着小伙伴扎马步,打沙袋,练习“鲤鱼打挺”,还蛮像那么回事。当然,这些都瞒着父亲。

一天,几个小伙伴突然提出,要到姜家庄找一位老拳师学艺。姜家庄离我们村有近20里路,听说村里有一位年过八旬的姜姓老人,年轻时做过镖师,功夫了得,尤擅少林拳。只是有一点,他为人古怪,从不对外收徒。对此我们并不全信,反而认为这正说明老人是有真本事的。

谁知,到了姜家庄,人家还真是大门紧闭,任凭我们怎么叫门,就是无人搭理。有人提议说:“要不我们就一字儿排开跪在门前,不信他不动心。”但真正要跪了,却无人带头。正推推搡搡着,过来一位大婶,看着我们说:“你们这些傻孩子,别闹了,人家出远门了,两个月前被闺女接去了,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”

我们几个垂头丧气往回走,蔫蔫的,像斗败了的公鸡。天很热,树上的蝉声嘶力竭地叫着,让人心烦意乱。远远地看见了窑厂前的小卖部,一个伙伴说:“要不,我们

猫妈的家

邵国强

说起院子里的猫妈,平时留意的业主都知道,它伴随物业公司王经理已多年。前些日子,楼栋业委会贴出一张重新聘用物业管理公司的公告,差点影响到猫妈。王经理要调离了,早已适应环境的猫妈会不会跟着一起走?我惦记着。

三年前发生疫情,我积极报名参加小区志愿者服务,被安排守护小区大门。每次值班总会看到一只狸花猫在楼前走动,它鼓着肚皮,时常会慢慢地靠过来,用期待的目光打量我们。我有点好奇,一位熟悉猫咪世身的志愿者告诉我,它原先是大门外的流浪猫,被爱猫的王经理偶尔发现,从此收留在身边。

王经理成了饲主,每天安排猫咪吃喝,发觉它还是重口味,偏食肉制品。然而,一拨突如其来的断供潮,让缺少猫粮储备的王经理束手无策。他曾求助“朋友圈”,想请“猫友”转送猫粮,无奈没有快速接单只好作罢。猫咪找不到食物,在院子里打转,其实是来讨吃的。志愿者小沈闻讯,马上拿来家里冷藏的猪蹄,匀给猫咪充饥。

疫情的日子里,王经理无法回家,天天在小区,晚上就睡在沙发上。之前猫咪

意外怀孕,眼看将成为猫妈,王经理索性把它安置在办公室方便照料。特殊阶段,爱猫业主都在关心猫妈。志愿者利用值班的机会有业主送来自家的猫砂;还有的搬来猫笼。那天夜晚,猫妈一口气养下六只猫宝,面对嗷嗷待哺的小生命,王经理既高兴又犯愁。我在业主微信群及时提出认领猫宝的建议,小沈率先收养了两只猫宝。

没想到,小沈抱走猫宝的举动引起猫妈警戒。它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迅速挪窝,将猫宝一只只叼走。王经理四处寻找,杳无音讯。一天值夜班,我发现猫妈朝着隔壁邮局的地下车库慢慢走去,一步三回头模样十分神秘。我猜测,护犊心切的猫妈一定把猫宝藏在了那里。不过,生怕打扰猫妈一家,我始终没去探究。关心猫妈的人很多,听说猫妈的一条腿不慎擦破,马上有热心人联系治疗。很快,院子里就来了位陌生的小伙子,找到猫妈帮助清洗伤口,过几天他又来了一次,说是择日送猫妈去做个简单的绝育手术。

这里,还要提到楼内另一名善待小动物的青少年。她还在上中学,每天放学回家前,都会从双肩包里拿出一袋食物去猫笼投喂。我遇见过几次,印象很深。猫妈白天喜欢独自待在大门口,到了夜晚才悄悄地把猫宝带出来溜达。等到楼栋封控解除,孩子们结伴下楼,在院子里玩滑板,猫妈会趴在旁边静静地观

夏日藕带鲜

刘峰

早年“双抢”正值三伏。在田间劳作,白晃晃的日光真毒,晒得稻禾蔫耷耷,也晒得人晕乎乎,偶来一缕风,送来一股子清香,让人精神为之一爽。

原来离稻田一箭之遥,有一大片水荡,长满了绿汪汪的野荷,朵朵红莲宛如静静燃烧的火苗,稚绿娇红。

终于熬到收工,大家纷纷前往湖荡洗浴。不知是谁提议:“此时节,藕带正鲜嫩,不如采些——!”此言一出,立即引来一片欢呼声。要知道,一年一年,野藕长势汹汹,不歇地占据水域,采些无妨。

“扑通,扑通——!”大家赤条条地跳进湖里,好似一群鲢鱼,游向清粼粼的荷荡。顿时,一湖野水仿佛开了锅,沸沸扬扬。近了,那铺天盖地的野荷,仿佛一排绿墙压过来,逼得人的眼睛亮晶晶。

从小在水乡长大的我们,水性好得似《水浒传》里的阮氏三雄、浪里白条等梁山好汉。当游到水荡荷影里,一个猛子扎下去,要不一会儿,像野兔一样湿淋淋钻出水面,高高举起一束白嫩嫩的藕带。

此时节,藕带生长是那么的旺,在看不见的黑油油的湖水上,它们像竹鞭一样肆意生长,步步为营,纵深推进。

当潜入水里,顺着一枝绿荷直直摸下去,就触到了软泥里的藕带,顺势一掰,耳膜一震,只听见一缕清脆的断裂声,仿佛箜篌弦断了。在微微发愣过后,用巧劲将藕带轻轻地扯起,出水那刻,顺势将它在水里摆一摆,泥沙俱净。

“咔嚓——!”禁不住诱惑,一口咬下去,只感觉一缕甜滋滋、凉丝丝、脆生生的味道,在舌尖停驻几秒后,挟着一股子野水气,顺喉而下,润在心田,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。

细细而瞧,发现野生的藕带,笔管粗细,芽儿尖尖,宛如长长的毛笔,握着它在水面上写字,妙趣横生。

待周身清凉,疲劳消失,该上岸啦!

用蒲草将藕带绑了,水灵灵地拎回家,正好趁鲜烹饪。

最常见的,是清炒。炊烟袅袅而起,将藕带洗净,切成玲珑剔透的小段,接下来,将锅烧热,淋上一勺褐黄色的菜籽油,嗤啦,将藕带连同红辣椒、姜丝倒入锅中,大火翻炒,中途添入精盐、白醋,待微微炒出水,即可出锅,和盘托出。

当端至桑木桌,立即引来一双双筷子。夹几根入嘴,感觉此菜鲜嫩爽口、香脆含甜,于咀嚼间,那渗在小孔中间的汁水,霎时溅起,咸甜酸辣,十分开胃,让人端着大碗大碗的白米饭,吃得那么的香。特别是那翘起的芽尖儿,由乳黄变为浅紫,当一口咬下,摩挲味蕾,带着微涩,回味无穷,让人不忍停箸,百吃不厌。

一时吃不完的藕带,母亲会用它们做泡菜。炎炎三伏,它最能勾起食欲。将藕带切好,于沸水中焯片刻,连同泡椒、姜片、蒜瓣入坛,密封一周后,当启坛开盖,一股酸香顿时扑鼻而来,诱得人口水直流。当操起一箸入口,脆脆的、酸酸的、甜甜的,让人吃了还想吃,一边吃,一边还眺望那片水域,对那一荡野荷感恩不已。

若干年后,我离开了故乡,开始了四处漂泊,于一次次对故乡的回望中,渐行渐远。似水流年中,在莲叶田田的异乡,正如沈从文先生所写: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……”同样,我品尝过不少用藕带制作的菜肴,但久而久之,总感觉没有故乡的藕带味美。细细想一想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那儿的藕带味道,俨如乡愁一样,已深深地植入了味蕾。

多想他年还乡时,那一片野荷仍在。只是不知呀,如今我们,于时空沧桑过后,是否还能聚首,重温当年采藕带的欢乐?

那时的我们

付秀成

“小二,带着弟弟去捡煤渣,锅炉房要倒灰渣了。捡的时候,当心点,不要被火星子烫着。”

儿时,做饭炒菜,冬日取暖,需要生炉子火。其中,最少不了的,是柴火和煤炭。凭票供应年代,煤炭这些居家必备商品,没有列入供应名录,市面上会断货。好在因为住矿山大矿,矿上为确保冶炼厂生产,煤炭采购及时,生产有保障。大河有水小河流。冶炼厂的炉子,运行一段时间得除渣,锅炉房的炉子,每天要倒残渣。煤渣,捡回家,还能烧一阵,父母就派孩子去捡煤渣。二姐手脚勤快,经常带上捡煤渣。二姐回忆,车间倾倒燃烧未尽的残渣,手推车才把残渣倾落,一手握火钳,一手提煤筐,孩子蜂拥而上,一抢而光。根本不顾煤渣还闪着火星子,还冒着火烟。如果捡到红彤彤的焦炭,提着撮箕跑,去水沟边用水浇熄。

当时我家住593号楼。592、593号是筒子楼,全楼共用一个水龙头。用水都得去一楼,十几户洗菜、淘米、洗衣,热闹非凡。矿山人员,来自五湖四海,总有人有事,令人大开眼界。我们天天往中医院院长家跑,因为他收集童子尿,用来泡中药。何老姆家做饭,大人都会多看两眼,她把茶叶放锅里,加油放水做成汤喝。孩子也去一楼看稀奇。有位初中生说,他能“放电影”:作业本画了一页的动物,然后,

一页一页慢慢展示给我们,嗨,动物竟然动起来了!请教后明白,书上学来的。

看书这么牛掰,我也要买书。镇上新华书店逛了逛,买了本小人书,《南征北战》。上世纪70年代,物资紧缺匮乏,不少家庭子女众多,即使父母这样的双职工,也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花,很少给我们零花钱。《南征北战》花了一毛六分,积蓄差不多掏空。再想买书,没有钱了,怎么办?

当年看样板戏《红灯记》,李铁梅的唱词人人会唱,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捡牙膏皮换钱,成为我们姐弟实现买书的捷径。

上世纪70年代,牙膏皮用的是锡材料,有回收价值。废品回收站,一个牙膏皮,回收价是2分钱。别小看这2分钱,当年我买了本《不怕鬼的故事》连环画,6分钱。捡三个牙膏皮就可以把小画书买回家。除了小画书,中华铅笔,橡皮擦,作业本,可以自力更生。593、594号旁边是单身宿舍,单身汉大方,没用的东西就扔。放学,我们围着单身宿舍转,发现扔出来的牙膏皮,捡起来,等捡得多了,去废品收购点卖。如果捡到破铜烂铁,收入“可观”。

矿山出产铜,为杜绝“挖社会主义墙脚”现象,废品收购点实行实名登记制度。我们卖的多是牙膏皮,人家不怎么较真,但还是要求写上父母的名字。父母的名字?那可不行,孩提时代,父母的名字多伟大,不能随便告诉人。怎么办?

突然想起来,邻居洗了裤子,经常挂走廊上。父亲非常不爽,人从晾晒的裤子下走,相当于受了胯下之辱。同他们家交涉了好几次。我们卖牙膏皮,需要登记名字,就写“王定香”。

人物龙凤帛画

在一块月光的帛上,双手合十,运龙引凤。

用一根头道桑蚕丝,游走在细线的惦记之间。

将一滴米砂化水,石膏捣成丰富,石绿拌成鲜艳。

使一墨墨勾勒出笔的细腰、袖宽、长裙曳地和流袖。

由此,一幅深褐色平纹的绢上就隐现了动与静和谐。

就隐现了一位妇女的端庄高髻,一只凤鸟的展翅欲飞。

就隐现了一条夔龙的双足张举,蜿蜒曲折,向上升腾。

由此,一幅象征权力和富有的白描,成为所知最早的绘画。

诗话宝藏(26)

王迎高

一幅工笔重彩完成了填色、讲究、精心、协调得当和清晰。

《吉祥遍至口本续》纸本

用一截枣木的骨,刻出一个个反文单字的齿。

在一张白麻纸页,留下墨的咬痕,印泥的祖籍。

存放在塔天宫的纸本,原来是一座方正的宝函。

原来九册的本续里有十万字的繁复、周正和秀美。

原来以纸为底的蝴蝶装本,封皮还贴

有书签与行记。

原来首页还载有“集经”“藏译”“番译”者的名字。

原来错排、漏排、数字倒置是一部活字版印本的特征。

原来那把把刷刚顺行直是在给一个个活的字涂脂抹粉。

原来那座转轮排字架,是用来以字就人,取字还字的。

原来“竹片”的刮痕是为了给每个字丁隔行和站成功底。

原来一页土黄色的纸是一群活字的脸,是一册历史肌肤。

一部木活字版印本,是一部西夏文佛经。

是一部已知最早的,有页码的木活字版印本。

是一部把木活字发明和使用时间,提早了一个朝代的印本。